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六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讀王厚齋掖垣類藁名應麟厚齋其别號也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然則誥命之體其可不慎乎文章至宋季風頽波靡矣而王言終不失體南渡以来浮溪汪公平園周公號為冠冕若厚齋王公尤所謂儁

然者也咸淳德祐間社稷傾危近在朝夕而公四入中書遍行諸房詞命方除目填委他舍人閣筆不下公獨從容授之若行雲流水悠然泛然而莫知其紀極者令讀其詞蓋皆會集羣言而以己意發之信所謂博極羣書者也昔三槐王公序南豐文集以大手筆目之且謂名與天壤相敝嗚呼豈獨南豐也哉

讀玉堂類藁

制誥之來尚矣自晉開運元年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

人分為兩制有唐號為全備至宋而尤盛文章之士極天下之選然後用之任不亦重乎故事翰林書詔付門下者為內制而以中書行詞者為外制凡大冊命鎖院則命內侍於學士私第傳旨執事者異常服呼喏以俟勞以酒饌然後上馬傳呼夾道行者辟易既至宣者迓以入制成翌日黎明捧金盤進御以金刷印可既宣讀乃謝恩受賜而歸吁其不榮矣哉故翰林學士厚齋王公嘗三入北門咸淳德祐初多獨直且兼掌西掖詞命

一時宣鎖多屬之至於奬予批答之辭詞疏冊祝之禮紛紜雜遝晝夜不停盖自有宋以来其敏捷如公者可數矣今即其詞而觀之激厲奮發足以感泣三軍勤摯諄復足以警惕百揆誠敬惻怛於以感格神明淵深博洽于以包絡今古方其一詞之出士大夫傳寫殆遍綸言以藾軾比之孰謂宋社將亡而有斯人也耶書曰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其公之謂乎

題留夢炎與謝敬齋書親蹟

夢炎頓首端拜申稟敬齋先生相公鈞座前夢炎五月八日專指行府拜違而車馬之音已遠新四明王總管回自上都切知入覲清光倍膺殊渥聖上虛懷重席尊用耆儒何異于大老之歸周也某敬拜手為蒼生賀某身歸聖朝迹困羇旅自寇攘之後室如懸罄南冠之士如某最為塗窮近者呂端明李尚書皆得聖旨發放各有生意獨某作粘壁枯若以夢炎曾備員宰輔別已經論罷南方宰執如某比者何啻十數人先生預聞大政若于分閒之際特為施一援手挈之坦塗而返之鄉里寔拜生成之造茲因總管便行附此申控尚須嗣狀伏祈鈞照○六月

日具官留

某劄子

此故宋丞相留公夢炎所寄敬齋謝公書也其當京師

羇旅之時乎公以德祐元年登相位用徐囊為御史黄萬石為參知政事時給事中王公應麟方公應發繳奏以為囊與宰相同鄉有私人之嫌萬石南昌失守誤國罪大不可用公遂引去明年少帝瀛國公入覲公亦繼如京師久未得旨謝公既被召公嘗貽書畫一首言社稷之亡關於天命次言給指為賣國牙郎遂不得扈從謝公歸老四明王公尚無恙嘗出書相示但相戒以毀之而已予嘗聞王氏諸孫論前代得失人物每及之退

而詢諸謝氏因得此書而所謂畫一者不可見矣抑其中言巳經論罷者殆謂此耶始公以狀元及第仕至宰輔當時士大夫咸以安危望之今乃自比於粘壁枯何其卑也耶嗣後謝公以深衣幅巾為侍從十餘年帝以南儒稱之俾於宰相下署名劉公亦以謝薦自吏部尚書至翰林承旨大矣哉世祖之仁乎詩曰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吾于此書深有感于二公云

跋周敬堂行卷

四明周敬堂以岐黄之學世其家傳而復叅叩釋氏證三乘之說其遊金華也諸先尊宿賦詩為贈而雪竇大基丕公為之序引内翰潛溪宋先生為推衍其說以醫之學有合於釋氏之說者意以為天下之道無不同也抑予以為天下之道皆本於心心同則道同矣醫之學原於三聖人三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醫者能以天地生物之心而求三聖人之心斯其為醫之良矣豈必僅僅焉如釋氏慈悲之說哉夫存心莫

大於敬察脈觀證之士於是有事勿焉忘焉庶幾不誤人於生死矣敬堂月湖之孫與予家有三世之好其来中都出示此卷因即潛溪之說以擴充之敬堂以為然乎否耶

跋楊孝婦傳

傳曰婦人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楊夫人孝行孰從而知之耶夫孝為百行之首天地鬼神實臨之而况於人乎夫人生衣冠家習聞先訓来相君子雖不逮事舅姑而

得奉其夫之大父朝奉公朝奉一鄉表儀其稱夫人之孝
孰不喜談而樂道之哉潘公伯修朱公右指事摭實或
為之狀或著之傳令太史宋公取以銘夫人之墓夫人
為不死矣自世教不明婦道多闕穠𨚍德色之處昔之
君子不能不太息於此矣夫使天下之為人婦者皆如
夫人焉關雎麟趾之化其不在今日耶夫人有子五人
皆克承家教名會字建文者由先朝史屬為令虹縣文
學掾道德文章縉紳士大夫所敬禮夫人之為母又可

知矣詩所謂永錫爾類者其楊夫人之謂乎

跋柳公權書玄秘塔銘

柳公權八法得諸顏魯公所書玄秘塔銘遒勁端重深所寶愛其文裴休撰所稱迎真問法場事則韓文公上表受貶時也其說以為國家參用真宗必有冥符玄契使韓公見之能不慨然于兹乎吁此士大夫學術所以貴乎正也

跋顏魯公爭座帖

宦官莫盛於唐以魚朝恩之驕横郭令公至爲委曲承順不顧文武班秩使坐左右僕射及三公之上門生國老之號不基於是耶顔魯公貽令公書㫖言弗忌真可謂不畏强禦矣然以朝恩功高欲使於宰相師保座南横安一位斯固以義起禮者也按唐史朝恩以代宗廣德元年爲觀軍容使永泰元年將神策北軍大歴五年三月癸酉伏誅此書首稱十一月某日而不係年當在大歴二年後也自朝恩既誅後十餘年爲建中二年令

公亮背而魯公且死李希烈之手何忠直卒不見容於世哉觀是刻者不但見魯公梗槩亦可窺當時朝政波磔云乎哉

跋顔魯公家廟碑

昔大蘇公謂晉魏書法至顔魯公無餘緼即其作字可知其為人蓋忠直之氣見於心畫如此世以公所書磨崖碑與家廟碑並稱磨崖之雄偉家廟之端重誠為公書之冠今觀諸家廟碑偏旁多用篆隸法文亦高古不

但可考其家世當時官制所謂薛王友柱國者亦可槩見噫是足為千載不朽之傳矣武林李文奎以此碑求予為字説裝潢成帙用為二子東昇復昇學書之一助云洪武十有五年三月朔日

跋蘇長公書撰司馬温公神道碑

蘇長公文高當代書法亦自成家以司馬丞相之重德碩望公之文既足以發之又躬為書上石是足為斯文不朽之傳矣而後來用事之臣至為偃仆而磨滅之噫

獨何心也哉

鄉友陳復禮由監察御史出倅簿夏縣過濠梁為予言此係重刻舊碑高二十餘尺宋崇寧間蔡京當國黨籍禍興仆碑滅字埋之土中金時有令夏縣者至公墓所但見龜趺覆以高樹羣蜂窠穴其上少人不可近若神明司之者遂蹤跡得舊石掘而出之於蜀中購得蘇公真蹟橫鋸石為四段模刻之作屋宇龕置諸壁主僧世守打拓無虛日資以為衣鉢費令有

題識刻石失記其姓名若斯者亦可謂垂志先烈嘉惠後人矣洪武十五年三月朔日四明後學鄭真識

題孔子廟堂碑

歐陽公言余為兒童時常得此碑以學書當時刻畫完好後二十餘年復得斯本則殘缺矣物之終敝雖金石之堅不能以自久此公所以有感也古刻今世不多見若此本者係王彥超重刻在陝右三段石磨滅殘折尚如此後來或就湮沒好古之士寧不有如歐公之一慨

者乎

又

孔子廟堂碑為永興公法書之冠碑首有大周國號者為最古世不可得若先朝金圈本亦不及見今所盛傳者惟陜右三叚石而已波磔視古刻為曾玄比之定陶錦江諸本則遠勝人為言青州亦有刻本求之勿得不能較其優劣也

題白石將軍碑

右白石神君碑不稱書撰姓氏隸法與校官碑相類文亦簡古其曰光和六年則漢靈帝紀年也后刻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則慕容雋僭國時紀年所記廟災日也自漢靈季世至今凡千百餘年碑猶無恙夫亦神君之靈也耶神君廟在相縣相山即舊相州彰德府是也

題秦王告栢谷少林寺石刻

此唐太宗為秦王時告栢谷少林寺者也書得晉人法度係唐時書詔士所作御諱則太宗親署此告其東都

王世充未平之時乎文多用佛乘盖一時誘掖獎勸之詞殆非堂堂正正誅暴禁亂之意唐時佛教之盛其肇于此矣

予往見鄉先生袁文清書多類是帖豈公嘗用力于兹耶學古君子必能辨之

題皇甫君碑

歐陽率更書昔人比之草裡蛇驚雲間電發金剛瞋目力士揮拳至於意態精密似孫峯崛起四面削成若所

書皇甫君碑其殆兼之矣予在濠梁每得陜右刻本輒以予人不留也而劉季瞻嘗見予歎𣪊之辭自河南因鄉友尤彦恭用此以通意予感斯文之厚佩以為好因裝潢成帙寄二子東昇復昇云

題化度寺碑

歐陽率更書化度寺碑俗謂青鸞白鶴帖盖取其碑中所有字以為名爾公書得王羲之筆意而險勁瘦硬自成一家此碑用筆專用勒法而沈着持重與輕柔婉媚

者自為不同非精于八法者莫能辨也

虞恭公碑

吳興陳繹曾伯敷論虞公碑為歐陽率更法書之一觀其結體精密而左右上下屈折各臻其妙筆力剛勁有執法面折廷爭之風而肥不露骨後有作者孰得而過之哉

題黃庭經樂毅論

右黃庭經樂毅論係越中博古堂帖黃庭為鼠嚙去其

半甚為惋惜因嘆曰陰類惡物亦咬嚼文字耶茲不忍棄用附諸卷帙云

題昭仁寺碑

昭仁寺碑為唐人法書而不著所書人名氏宋元豐縉紳君子若歐陽公但取其字畫之工而不質言為誰何蔣之奇隸叔素號能書與僚友張淳同觀亦僅識其歲月下至紹聖郡倅曹鼎臣及縣宰陳雄父之刻于碑陰者莫不皆然惟河南張重威甫定為虞世南早年所書

而亦託諸傳聞後生晚進不能窺見古人波磔安敢議擬然觀其筆法深穩精密意非永興公不能在至正間鄉友徐仲裕叔遜昆季善削間為人模字上石多用歐陽率更書予詰之曰何不用虞永興公書仲裕昆季曰永興公書傳世惟孔子廟堂碑使用以模勒非得昭仁寺碑不可是勒工家固以昭仁為世南書矣予客中都凡兩得之後并得其篆額及宋諸公題誌裝成一帙思欲與徐氏兄弟究竟斯事則固已邈在九泉之下矣嗚

嗚呼惜哉

跋唐人斷碑

此唐人石刻前後缺文不知書撰為誰書具衆體而多用歐陽率更褚河南筆法雖以缺文勿能句讀然亦可以得其波磔之妙好古之士當視為斷圭缺璧而不害其為寶也予兒東昇由淮南還明松江夏先生士良用以為贈外裝潢紙係宋熙寧間衣冠家門狀有曾南豐名諱其後跋語曰睿者士良以為黄伯思云

跋子房進履圖

予往年以使事至下邳過圯橋慨想張子房進履事竊有感于心夫坑焚之禍挾書偶語之禁秦之法亦已極矣而奇謀偉畧隱然見于一編授受間孰謂人心義理之天而可泯絶乎哉世之議者以黄石公為古隱君子之流識子房之為人使之取履用以抑其少年之氣其説似矣今以其圖觀之匍匐傴僂無留難勉强之意豈一時抑之所能然也耶蓋其天性之美有大過人而恭

敬奉承自勿能已者此所以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而卒為王者之師也畫史得其情狀亦足以明其心術矣哉

題上虞柳氏二節婦傳後

傳曰苦節不可貞夫節為天下之大閑婦人莫大于守節節至于苦信不可貞矣苦節而能勿失其貞不難矣哉上虞柳氏姑婦二人早喪其君子當貧賤患難中有常情所不能堪者而克相守以生相保以全且使同姓來繼以不絕其脩祀斯節貞而亨者歟近世臨汾許氏

以姪從姑亦以兩世守節得書而吾同郡奉化陳氏自五世祖而下守節者五世五人有如一世一人焉此天性民彝之不可泯者令謝氏兩世孀居真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者太史宋公傳著其事殆與衛之共姜紀之叔姬並傳於世矣

三警 為周彥高作令其人以青州知府得罪

南山有虎獵者欲得之畏其強勿敢動也設機穽旦夕睥睨焉虎伏叢薄左顧右盼懼不敢出飢餓之逼咆哮

震棹張爪布牙攫狐兔麋獐而食之意有未慊稍出田野毒牛羊猪豕且及于人恣意狼藉以為莫已當也穴垣墻以求其豢養焉獵者曰虎命在吾掌握中矣挽强弓引毒矢一發而斃封而膊之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焉君子曰志之驕禍之及也奚獨虎哉蛙在艸澤間努若目膨脝若腹天雨新霽鳴聲嘈嘈蛇伏石穴中側耳聽之若鼓吹然疑為奇物蜿蜒而出蛙不知其噬已厥聲如故蛇曰汝非井底物耶何為也哉吞而食之君子曰

使蛙蠢蠢然喑喑然蛇未必為巳害也氣滿而聲嘵能無及乎嗚呼天下之不為是蛙者其亦鮮矣祝鷄翁居東海上畜鷄數百一鷄五采班班峩冠長距奮然一鳴羣鷄辟易祝鷄翁以為異也獻之公囿穿以金環花竹間鳴啄自如意以為鳳不我若也一日主人大合樂設宴誇享具之豐也賜之匕首而獻諸咼俎時鳳在千仞之上頎而語其類曰彼向以為我不若今其若我何哉嗟矣鷄物類也肆志遂意其諂鳳則宜君子謹身畜德

小人乃輕侮而慢罵之不自知其禍斯及也亦獨何哉

記失鷄事

先祖蒙隱公在時西隣李婦失鷄至家柵認其羽色之類者取之以去曰盜吾鷄先祖默無一言已而李得所失鷄還鷄以謝有慙色先祖曰吾不汝較也此與劉寛認牛事何異李素兇惡一子戮死一子野死善惡之報昭昭矣予在濠梁客至烹鷄侑酒適訓導洪彥璋失鷄以為予所烹者即其所失鷄也閧然一日其妻復詬詈

不止逾三年以失白鷄意以為予父子撲殺棄置艸中夜以火炬遍照之且倡言諸學僕曰必矣既而鷄在籠中初無所失也予俱不之辨後其鷄有死者則又以為予父子撲殺之夫率意誣罔律有常刑以理言之其獲報于天也必矣彼李氏克家也于先祖猶有媿恥之心彦漳冒為儒者以教子弟而乃頑然不革至于再三而不已焉獨何心也哉悲夫

題褚遂良聖教序記

褚河南書用筆遒勁王逸少體魏徵嘗為太宗言之薦長公謂其清遠蕭散微雜隸法趙子固以為容夷婉暢令以聖教序記觀之二君子可謂善鑒矣公書法傳之薛稷宋徽宗瘦金書實其遺法云

按褚河南所書唐兩朝聖教序記昔人定為公晚年所書陝西有二石本一在咸寧縣鴈塔一在同州倅廳鴈塔本為二刻皆稱永徽四年建獨月日不同前稱中書令臣褚遂良書後稱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

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同州本合為一刻但稱龍朔三年癸亥六月癸未朔廿三日乙巳建龍朔紀年在永徽之次又後但稱大唐褚遂良書與鴈塔本稱臣及勲階爵次不同是同州本為翻刻無疑此刻即鴈塔本也二刻一順一倒疑取向背之義令改而正之庶便觀覽云

題陝右嶧陽碑

嶧山篆刻秦丞相李斯所書蓋始皇東巡頌德之辭唐

封演云後魏太武登山使人排倒而歷代模為楷則邑人疲于供命聚薪其下因野火焚之碑遂殘缺後縣宰取舊文勒于石碑之上歐陽公集古録謂嶧山實無此碑人家傳者各有自来此本即江南徐鉉所模其門人鄭文寶刻石長安者也聞青州府學亦有二刻不究世以為甚古若杜子美謂棗木傳刻者則昔人嘗于登州海上得之殆其別本耶按斯所書為小篆之祖論者以為骨氣風雲方圓妙絶遺蹟之傳至使重模墨刻而焚

書坑儒乃卒為萬代名教之罪人君子于此寧不為慨然哉

跋李西平王神道碑

古稱立德立言立功為三不朽以李西平之勲德裴晉國之文章而又重之以柳誠懸之書法信古所謂三不朽者矣千載之下觀是碑者寧不有所興起哉

跋郭太保廟碑

顔魯公忠義出于天性作字實類其為人以郭汾陽太

保父子家世勲業魯公既為撰述又躬書上石足以為千載不朽之傳矣昔歐陽公著集古録載公麻姑仙壇磨崖等碑至于片文隻字亦所不棄獨此碑缺焉何耶今即其文而觀其字渾厚典雅之風與勁正剛大之氣殆如見其抗折權姦執節死兊逆時也碑在安西布政司廣盈庫予友李弘道為親王王府典儀械寄二本用裝潢成帙外一本以贈博古君子陳仲良云

跋雲麾將軍碑

李北海書得王羲之卞將軍碑筆法其傳於世者若娑羅樹岳麓寺諸碑而雲麾將軍碑尤勝近世松雪趙公深重之晚年所作大字多用其法善乎天台胡先生伯衡甫之言曰水晶宫裏神仙人學書初學王右軍晚見雲麾受北海不羨柳骨弁顔筋雲麾將軍唐李思訓也碑在陜右蒲城莊浪知縣朱懷玉入覲時所贈言得諸王布政熙陽下半截鑱鑿不完殆王溥著琬琰録後耶

楊文公談苑云周世宗議訪鳳翔謀帥于輔臣王溥獨

薦向拱可任遂充之拱徙鎮京兆思有以報之問其所欲溥曰無也陜長安故都多前賢碑篆髙文妙筆頗悉得見之拱至分遣使督匠摹打深林邃谷無不詣之凡得石本三千餘以獻于溥溥命善書者分録為琬琰集百卷尚未成而卒當拱之訪求石碑或踐田害稼村民深以為患慮其求不已多鑱鑿其文字或鎸斵擊折取為柱礎帛礎略盡亦摹刻者之厄會也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七至四十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張　燾

謄錄監生臣吳岐山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七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讀宋史

刑賞天下大柄也賞一人而天下有所勸刑一人而天下有所懲此人主為政之要而家國所由興也夫茍失刑焉濫賞焉大柄于是而去矣又安能圖回人心於潰

散分裂之際哉宋至理度朝國勢誠岌岌矣襄陽權埸之置壞于文德之王帯此與虞公貪璧馬以亡虞囊瓦取裘佩而亡郢者何異哉文德既死文焕繼之雖拒守有年然卒不能以死報國宋社云亡實其兄弟致之宋之君臣能暴揚其罪戮及其家使夫不忠不孝之人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然後收合餘燼背城借一勝負猶未可知也計不出此乃封文德為和義郡王而以其子師孟為工部侍郎以冀和議之成焉是所謂當刑而不之

刑不當賞而賞焉者是尚足以持天下之柄哉天下之人以為朝廷舉動例皆如此各思獻封彊以圖取富貴孰肯委身竭節以勵勤王之勳哉此宋社所以卒于亡也噫

論范氏

善惡之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吾以范文虎觀之斯言不誣矣夫文虎以殿廂之重受援襄樊之命坐視危迫不發一矢襄樊既破遂以呂氏子壻舉安慶而降之

自是而後為大兵嚮導者文虎也迫二王及楊鎮者亦文虎也舁太后之牀驅逐督促而為宮人詬責者亦文虎也棄君叛國圖取富貴貲産之盛徧及東南又開慈溪茶貢以固其寵自以為百世無窮之利矣及錢塘盜起子孫效其故知至身戮家滅是豈非善惡之報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也耶申包胥曰人定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故以降取富貴者天之未定者也以降取夷滅者天之終定者也苟使其孫復如其祖則天者誠茫茫矣

世之言天者豈可求諸天之未定而謂善者無福惡者無禍哉

讀玉堂類藁祭濟王文

此卷載濟王祭文一篇王葬湖州山水惡絕蓋當時權臣為之昔朱全忠簒唐降昭宣帝為濟陰王濟邸之封取濟水獨絕之義又蕭衍簒齊降和帝為巴陵王而濟王亦降封巴陵公用心如此亦可謂無忌憚矣豈禮官承意為之耶夫巴陵之變踰五十年羣臣以濟邸為言

者皆斥去及天兵壓境繼絶崇贈之典始克為之踰年社稷為墟矣春秋祭祀之不享豈獨王哉袁文清公曰吳夫人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至于此其何可言于是竊有感焉因併録之吳夫人濟王配云

讀臣僚請免不允批答詔

臣僚請免不允批答七卷夫君子之仕也才不勝任則引分以辭榮老不堪事則全身以求退斯固大義所當

然者宋至咸淳德祐間廉恥道喪文武小大之臣或偷安苟且為自保之計或納賂請托為遷敘之資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幸而得之乃假托辭免故事至于再三且煩詞臣敝敝于文字之末君臣上下之間其矯誣甚矣哉今觀所載辭免荅詔不允者四十餘人若王爚趙葵謝芳叔之考終馬廷鸞葉夢鼎之善退所謂全始終之臣也江萬里之死于井李庭芝之死于兵所謂守節義之臣也文天祥崎嶇患難至死不屈其扶天理而正綱

常者乎至于吳堅謝堂則奉使祈請屈膝大廷矣陳宜中則展轉無成棄身蠻貊矣留夢炎則奔走京師干求仕進矣若夫守封疆之臣負貴以淮西降黄萬石以江西降高達獻江陵趙孟傅獻明越棄君叛國若敝屣然節義安在哉其他或遁或降或散其是非亦不暇計矣夫當天下幸安無事之時于一官之轉一階之升則假辭讓以為高及患難之來乃復偷生免死賣國獻城貪取富貴回視前日之辭免果何為耶批詔諄復之辭君

之所望于臣者又何如耶

讀史氏手書三朝政要

右宋三朝政要載羣臣及三學生論丞相史嵩之起復事為詳其言以為宋三百餘年之天下必壞于史氏之手葢以史氏秉鈞子孫相繼春秋世卿之戒有國家所當謹者是誠有激而言也後賈䰟公當國以家憾史氏不得與政至國亡卒無有一人獻一城一邑者亦云幸矣其子孫讀之細書其上而于後尤致意焉請抑之所

以全之蓋將欲釋祖宗既往之憾而昭示于無窮者其用心亦可謂厚矣為之後者乃不能誦其言以永其傳而以斸諸人焉是豈文獻之足徵哉

記明慶寺化度碑本後

此武林明慶寺化度禪師石本也舊貨是本者得數十錢輒售自紅巾盜奔突寺羅兵燹殃及此碑其間傳諸人間者視之不啻金玉物其有幸不幸哉

録鄉先生詞翰後題

先祖蒙隱先生樂于稱道人有一詞之善必手録之裒考其人皆吾鄉典刑後學模範數十年來衣冠故家凋喪零落問其子孫不知宗譜之傳况敢望誦其遺文于殘編斷簡之一二乎此原伯魯之訓當世君子深嗟重嘆而不自已者也予于是竊有感焉詞凡若干篇并録集後皆倣此庶使覽者知吾鄉文獻所自云

書謝黄牛地鈐後

地理之學尚矣漢青烏先生著為葬經昔郭璞祖之廹

至唐楊筠松曾連口相授受于是龍穴砂水之法獨以江西為宗宋大儒考亭朱夫子與元定蔡氏亦講明之故其立朝論孝宗山陵事尤拳拳焉是格物致知之學固非止陰陽技藝之一偏也金溪謝氏精于葬法益遠繼曾楊而有聲者也嘗往來台明間凡目之所經意之所營著為地鈴其山川之趨伏踴躍橫直彎邪高下遠近聚散停伏所謂若龍若鳳若虎若象若馬若龜鼈若麒麟若車若箱若玉印若金釵若明珠然者為圖其形

著其蓋拈倚撞弔排脱吐鉗截之法復詩歌以賛詠之以為人得而阡之者公侯將相皆由是而出焉其開示後人可謂明矣然而二百餘年以来人即其處而求之茫然莫之見者豈山川形勢有時而變移耶抑山川神靈靳其藏而勿妄以畀人也耶不然謝氏豈欺後世哉吾聞有吉地者必待有德之人彼千金之家多行不義及其終也乃欲求富貴之地以為嗣續久遠之利吾知其對面有勿能逢矣然則孝子慈孫之為祖若父窆窆

之計者豈曰按圖索驥而已哉此書得之姚江李師家
命録以為家傳云

記俞氏春秋集傳後

予既輯春秋傳適友人以此書見貽者其于去取多獲
助焉惜上二帙未及全爾夫龍泉太阿金鐵之精昔人
得其一猶以神物久當自合況聖人經邦大訓窮天地
亘古今者乎吾知其合也必矣因書以俟云

記黄氏日抄春秋後

褒貶論春秋三傳祖之而諸儒和之至朱文公以為直書而義自見于是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可得而推矣慈溪東發先生黃公著日抄一書其于春秋獨能以朱子為宗而雜取木訥趙氏岷隱戴氏斷以己意大抵多直致而無潤色是以讀者有不滿焉夫當于理者不必工其辭而合于古者必有戾于今先生之言其當于理者卽其合于古者卽予嘗輯春秋傳多有取焉者既成乃追録而藏之此書得諸定海鳳湖錢氏其所刊板已

燬于火云

題沈氏春秋比事後

凡例之學出於啖趙氏宋世大儒因事著詞凡而會盟之好戰伐之爭朝聘祭祀之禮蒐狩兵賦之制宫室之增修土地之與奪先後始終之詳興衰消長之異莫不備見則亦有功於學者矣沈氏比事之作其得於是乎但其言多指摘三傳而其是非取舍往往有不得其實者又文字委靡不足以發之讀者不無憾焉予近輯春

秋集傳集論二書取其善者録之庶幾學者窮經之一助也此書舊傳之張先生子西令將二十五年而巳腐敗不可檢閱矣易世之後當何如哉予於是益有感焉兹不復輯而略記其後其小冊者係奉川蔣良手筆不幸短命死矣

記劉敞春秋權衡意林後

予近閱袁文清公集其言宋鄉先生樓宣獻公嘗為止齋陳氏序春秋傳晚歲悔悟遂焚其槀且謂學者治春秋

當於清江劉氏下手旨哉其為言也今觀意林權衡二書既有以正三傳得失復有以明聖人之歸趣而凡世儒之名稱爵號日月凡例褒貶之說有不待辨而知其非矣嗚呼是豈非三傳之忠臣也歟予于止齋傅誦宣獻之文知其為贊成一家之言而袁公所謂宣獻晚歲悔悟之說猶可傳信謹識於權衡意林之後

記蕭氏春秋辨疑後

三傳作而春秋散近世儒者有是言也夫三傳雖未盡

得聖人之意學者舍三傳其何所据乎蕭楚著春秋辨疑多抵牾三傳至其所自為説往往有不得其事情焉者然所以傳諸當時而行于後世則以胡公銓為之弟子也公嘗以和議事上疏論宰相秦檜當斬金以千金購其文讀之大驚其有得于春秋君臣之大義者耶暇日於此誦之數過而其言之精者附録春秋集傳并記其師弟子傳受之略于其後云

識先教授墓銘後

右臨川雲林先生左丞危公著先教授府君墓銘一通中訛數字葢公集中録本也先君文行公所素知身後之托見於易簀之際鄉先生程公仲能舒公汝霖致書於公皆以為言其後公復書程公曰鄭先生銘文謹當具槀復書舒公曰已撰定寄去幸有以教之時兵革繁興中路阻絶竟杳沈弗之得歲在戊戌秋八月天兵克大都在朝之士皆遣南行而危程二公與俱入覲程為刑部侍郎危拜翰林直學士明年程公之弟季甫遣

其姪彥中入侍復令以斯銘爲請危公出以示之曰此吾在金閶山時藁定南來憂患未嘗爲人作字但録去可也未幾程得罪病死彥中奉喪東歸遂以致之危公出處大節天下具有公論而先君平生大槩固有待於銘文而傳者況臨終之言在吾人子所當致力者乎今既得之其于存沒之感爲何如哉因綴輯家乘之末且識其所自後之人其敬守之哉

書陳氏五節婦卷後

予讀同郡王君敬中論著長汀陳氏五節婦事既深悲之後深喜之夫世之遠近不同人之情亦不能以相一也陳孟雍家自五世祖暨高曾祖考皆以疾夭其得禍誠已多矣使家室之中有變其初志翻然改適孰得而禁之而五婦皆能以節自著此有以見秉彞好德之良固人人所同者矣嗚呼壽夭係諸天節義係諸人係諸天者所不能必係諸人者所當自盡彼夭亡者固非一世一人而守節者有如一世一人予安得不深悲之而

復深喜之哉昔者莆田陳太史衆仲作彰德李氏三孀傳并其女之嫁者數之猶以為千百人中絶無而僅有者况陳氏五節婦之萃於一門者乎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陳氏其有焉

録鄉先生鄭公景尹擎天柱歌後題

右擎天柱歌一章明鄉先生鄭公景尹父所著觀其寄興取義宏濶高遠非其學之所至自為一家之言乎嘗試推之其意以為至高者天至厚者地人於天地之間

所以特立不倚者以有理爲之主也理既在我則雖極天下之驕悍皆將委然聽命而去而鄭公特於小孤山一柱峯犖之是所謂不知反求諸已而竊比于外物者其非寓言以成文者乎夫先生之所以論公者如此蓋公之文如長江大河澎湃浩蕩莫可遏禦誠所謂一代之傑然者然究其歸大抵謏世之言多而垂世之言少是以道學之士往往議之誠有如先生之言者予自幼時嘗好誦公之文而家貧無資久莫能售乃假諸友

人録而藏之以備一家之采擇既成發故篋得先生弊
天柱歌與其所以論公者用附諸末簡迺若是非之實
有公論在非予所敢知也

録先祖為郡府告社稷風伯雨師文

按此文先生舊藁自註既告而雨夫其哀懇直致無所
隱避而當時為民牧者復能受而用之則其一念之間
足以通乎神明矣而天澤之應見於俄頃豈偶然哉夫人
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天人相與之際甚微非直以

應故事而已執事既多共而為之辭祝者又復委曲隱護而不敢盡其情焉其何足以消變異而以致休祥也耶以先生為郡長着籲神之辭如此録而傳之固不以其文也

録鄉先生黄東發兩朝政要

按東發黄公著讀通鑑其中興大要本學公心傳係年録與朝野雜記理度兩朝則公在史館多得於見聞者文約事詳亦可謂良史矣理宗以支屬入繼大統四十

餘年君子小人更進迭用治亂消長固可為當時之一慨矣至於度宗十年之政一則賈氏二則賈氏在朝之臣無有以國事為言者襄陽被圍久勿克救北兵駸駸近在江左帝也迄罔聞知焉使宮車晏駕少忍須臾寧不牽羊肉袒為燕薊之俘因耶何至於孤兒寡婦而卒攖其禍哉公之此書至賈氏既敗而終其憂深思遠可謂至矣故其論宰相臺諫專閫之非人所以致強敵之憑陵者尤拳拳焉夫公在咸淳德祐之際其所見所聞

如此今之士大夫處于至正之朝者其所見所聞當有甚焉想夫社稷之亡河山之易未及百年殆無有今昔之異者遺民之痛其不至於痛哭而流涕者乎昔孔子作春秋昭定哀之間多特筆公於理度兩朝其致意于世道之終也深矣斯其學春秋者哉因取而著之於此以為亡國之鑒而其他有不能盡録也

跋于景賢文卷

往年業進士經義者謂之時文率皆拘於程度以求有

司一日之合科舉既廢然後取唐宋暨兩漢文章諸大家肆習之多有以古文鳴者于是文風為之一變夫文章何有古今之異哉世道之淳漓風俗之厚薄執業以時高下令之文不得不異於古之文矣且文之古者莫經若也學足以窮經則於為文何有予友于君景賢舊以舉業自奮今觀雜著一編遺言發聲輒如其意之所欲出吾不知是果有得於經學否耶昔宋傅公景仁嘗語西山真先生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

古人書熟讀而精翫之則藹乎其春榮薰乎其蘭馥有日矣予以景賢之文不敢以為已合乎古獨取古人授受之言以告焉非獨以勉景賢亦所以自勵也

錄史衛王遺事

按理宗著衛王神道碑銘論其平生之功張端義奏疏論其平生之功本諸人子孝愛之情平生之過即諸士夫是非之正功過不相掩而其為人大略可覩矣予生也晚不及親見當時之事而於端義奏疏莫知其實然

既不為之辨明亦不敢為之隱諱而尤不敢藉是以為褒貶也

記黎氏壙誌後

按黎氏為衛王侍妾兩宮所以寵卹之者如此可以見當時國家之于史氏無所不用其恩矣抑衛王稱其端靖誠慤表裏如一予得以國爾忘家者黎氏與有功焉豈以其賢而得書也耶

書史衛王除拜詞制後

按史衛王除拜詞制凡十一篇其文詳贍整蔚極當時制作之盛至其褒奬之厚雖古之周召伊傅何以加哉然其功名事業備載史册而其公論是非固有昭昭不可揜者矣始王自參政進拜右相陳自明草制有昆命元龜語知福州倪正父上言人臣不當用乞貼麻自明援引累篇卒以趙普制全語為正正父遂降三官一時士大夫小小議論不關事體但昆命元龜終是舜禹禪授語其首言故國之有世臣亦犯俗忌令之擬制者不可

不知也

錄永國公滅金露布

按破蔡獲完顔守緒露布有二篇大抵相同未知何者為的縱知其的亦未必出永國史公之手但即其辭而知其事固在所録也夫資蒙古之力以滅殘金國家之體已失矣殘金僅亡而蒙古之患固有大於女真者况殘灰餘燼莫辨僞真而露布稱揚君臣上下盛言功伐此志士之在當時不能默默而遂已也

錄史忠清遺事

按忠清壙志載其歷官之詳行事實無所考至覲鄭丞相請衛王享配寧宗則言其定策之功太學生裘埜伏闕上書則論其毀田之害此可以見功過不相掩矣至其當時有謂經筵清選遽及乳臭從槖重職輕畀癡兒寔指公兄弟而言此固出於一時矯激之論而豈知其異日宥府本兵之任有不止於從槖者乎使假之以年其榮爵重任有不知其何如然則世卿之盛孰有過于

史氏者哉公所著有雲麓藁舊嘗見雜詩一卷以遺霞
瓢之危不及紀録獨得其貽從兄丞相永國公及從姪
從事菊屏府君數通墨妙筆精實可以想見風采乃録
而傳之以備一家之言而其他有不可證者則其後人
有如原伯魯不説學之過也

録王厚齋郕國沂國配食大成樂章

宋咸熈三年度宗幸太學詔升曾參郕國公孔伋沂國
公配享先聖孔子廟廷時厚齋公權直學士院樂章實

其撰著宋亡元世祖皇帝詔定先聖先師釋奠儀其郕沂二國樂章遵而用之遍及天下迨將百年莫有知出公手者固宜表而出之世祚既移郡邑庠序之事為之暫輟後有舉而行者不知能復用之禮文被之絃歌以昭格享之實否乎觀於此者感慨係之矣

錄請度宗聽政七表

按公本傳度宗即位禮部郎官草百官表舊制請聽政四表以上一日入臨宰臣諭旨增撰三表公援筆立就

丞相總護還辭位表三道使者立以俟公從容授之丞相驚服即授兼禮部郎官其載公敏捷如此以上七篇即宰臣諭旨增撰者觀其萃諸經史為一家言而變化開闔自然貫穿所謂不期工而自工者也其自早年嘗讀其文至於成誦終不能彷彿其萬一而近世士大夫上書於朝乃欲禁絶偶儷其亦不思甚矣嗚呼使士大夫習為偶儷盡如公之為表亦何害其為文哉

錄宋杜清獻公論史宇之離異洪氏

臣聞政者正也正人之不正也善者有所恃以立惡者有所懼而革人倫以正風俗以厚而王政行矣林氏乃衛王之嬖妾也以色而媚其主怙寵以專其家衛王在時醖惡之聲固已彰露今捨潭潭之居挈其癡頑子而寓於京城紛華之地以身便其私人言籍籍聞者掩鼻洪氏乃守之之妻衛王在時所聘之婦室家已成已有子女則夫婦之情未嘗揆也今一旦以其不孝而欲出其妻使其果有不孝之迹出之固宜而人皆謂洪氏不能合汙同穢而林氏不得淫恣自如以邪疾正以惡誣善而然也陛下縱不能以王法正之詎可遂其奸計而許之耶守之迫于其母之命以奪其夫婦之情是殆處人倫之大變此一家之不正爾何至上關聖聽行下都省都司疑之宰臣陛下至形宸命使洪氏横被誣出之罪守之痛受出妻之名而林氏醜聲

益彰彰于天下出一家之不正反以累朝廷之令亦至於不正也陛下以林氏為衛王之嬖妾而曲狥其情獨不思洪氏為衛王之婦乎宰臣固衛王之族也且不念及此其可以宰正天下臣愚欲乞睿斷先寢前命訪問其家正其内外主僕之分戒林氏以恩撫婦戒洪氏以順事姑戒守之以義理家使上下和睦醜聲不聞上以正朝廷之令下以正衛王之家其于王政誠非小補所有勅未敢書行

謹録奏聞伏候勅書

杜清獻公事宗理宗清忠勁直帝以司馬光目之為相八十日而薨御製謚以賜吾鄉黄東發氏備著其事及閲三朝政要載公兩居相位予竊疑之以問羽庭劉先

生先生以黄氏爲信且舉杜氏家乘所載以爲公素嗜書史氏以毒藥塗簡冊使人以獻公旦夕翻閱毒氣薰目遂失明以死予時以爲不然夫毒人以死非怨恨之深者不至此彼史氏亦何憾于公哉及閱故篋書得公繳奏論史宇之將離異洪氏事極言其母林氏且謂正其内外主僕之分則其帳簿之間必有干犯之者當是時衛王㒜背未久嵩之繼秉國鈞而公乃昌言不忌蓋上以正朝廷之體下以正大臣之家拳拳懇到一至於

此初不計一身之危禍為何如也理宗不能聽而用之而洪氏終至於見黜徒使史氏怨公愈深而異日之事雖莫知其如何其家乘所謂毒而殺之或者於是有徵焉謹録以誌傳疑之義且以備重修宋史者擇焉

讀王績翁遺事

元故閩國忠愍王公績翁在宋德祐年間守南劒州職為兵部尚書寶章閣學士福建制置副使其任不為不重矣宋既奉表納土乃夜抵福州行省以八郡圖籍

上之得為宣撫使此金華黄公溍著王氏祠堂碑所載也景炎新造之初王世强舟師至福安積翁為内應王綱中遂以城降張世傑攻泉州蒲壽庚求救于元帥索多而積翁亦遣于索多乞兵此陳仲徵著二王本末所載也合二者所載觀之其叛君賣國之罪不容誅矣祠堂碑本王氏自著行狀其全篇多述寵遇之盛錫予之隆而其終乃有頗作驢報大元皇帝之語其命詞醜惡士大夫為之泚顙汗顔而祠堂碑言曰本事頗詳備且以

捐軀殉國為忠其迹為近似矣夫忘故國累世之恩而希新朝一旦之寵故不死于宋而死于元蓋亦貪生而終不得生畏死而終不免死者果何取于捐軀殉國者哉

讀趙格菴墓表

故宋格庵先生趙公上承朱子之傳所著四書纂疏天下咸所傳誦而臨川危公以失節稱之清容袁公亦言宋季貴降者多道學之士雖不專指公言意公當内附之日必有降志辱身之事而金華黄公著墓表有曰范

希文修京城之策不行于慶歷李伯紀經制兩河之策不行于建炎而公救襄之策不行于咸淳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其所以稱譽之者甚重畧無有一言及失節者豈墓上之文本其孝子慈孫之情揚其美而不揚其惡耶危公既譏其失節至於其身乃不免焉是所謂大義責人而不能律已所以卒為名教之罪人歟

記高昌國五嬰兒事

故蜀郡邵庵虞公著高昌世勲碑載其祖之所自出有

天光降於樹生癭而裂得嬰兒五收養之其最穉者卜古可汗遂能有其土地人民而為之君長此即高昌之君也而金華黄公論五嬰兒事以為兩樹中而生癭既與天光之説不同且謂其先為國之君長而又謂以為神異而敬事之因妻以女約為世婚而秉其國政其國主即今高昌王之所自出也則又以為高昌之臣矣夫怪異之事聖門不道五嬰兒之説若天問所謂水濵之木得彼小子者儒先固以為不足信矣況一事各為一

說或以其為君或以其為臣吾不知今之修元史者果孰從而取證乎

錄厚齋詞科表後題

按此以上三篇蓋公詞科試中暨所業者觀其措辭立意前後次節豐贍縝密信所謂法度之文也今世文章之士能為儷語者甚多而識製作之體者絶少故其空疎繆戾有終身勿悟者矣若此三篇宜表而出之以為矜式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七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八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讀陸秀夫遺事

宋益王崖山稱帝邈乎雲海之間誠不可國矣羣臣所以不憚險阻而從之者蓋將盡其力之所至云爾力之不至則以死繼之此忠臣孝子之本心也陸秀夫位為

宰輔雖在危難儼然正笏如平時語及國事以袖拭淚朝衣盡濕其在帝前猶手書大學章句進講此豈一息忘君者哉兵既敗乃仗劍驅其妻子曰而去怕我不来則固無有家慮矣然後登御舟與其主同死斯亦處死之得其道哉世固有患難之際俾其妻子以赴水死而其身乃不免于遷延避就是誠負其妻子者矣斯不亦公之罪人乎嗚呼大節人之所難善名天之所靳故有奮身於生死之際而其名乃與天壤相弊若公者何其

少哉

書夏承遺文後

按朝散夏公出處大略見中大夫周公撰夏主簿墓銘主簿朝散公父也若郡乘所載本諸宋史集既得兼考而備存之令觀其著舒周唱和序詳贍整蔚實為能文之士即其文而求其行固君子之所動心者況其所爭根株皇族一事寔出于忠義者乎周公載主簿有文集七十卷其七子皆業儒或預薦太學而今皆不可考證

矣嘗從故老問之莫知其子孫為誰何夫仁者必有後若夏氏者何其闃焉無聞也耶嗚呼悲哉

題周遺集後

謹按周氏為吾鄉望族自宋有國以來一門以科第顯者八人而自正議公諱造者始處厚温厚師厚則造之子也鍔銖則造之孫師厚之子也焯則造之五世孫坦則造之六世孫也衣冠盛事錄備著父子兄弟之目而預鄉薦者有不盡書亦可謂盛矣造即銀青公鍔即中

大公銖即承議公也中大公直亮方正元符上書奮不顧忌其在元祐姦黨餘官之目固爲公之不幸然當國家將亂邪人指正爲邪其勢有不可遏者而公得與司馬公諸先正同列實與天壤永垂不朽其非公之大幸乎宋社既墟衣冠世緒多就零落而周氏保有二三百年詩書之澤有如一日斯足以見忠臣正士之報矣予嘗過其家得中大夫鄞江先生集附承議公所著二十卷及銀青公遺文一篇遂得次第輔之而其他有不及

見矣惜哉周氏裔孫名守字伯生者去中大夫已十世矣克自飭厲楚楚自將讀書為文有法度自著家乘以傳是所謂能世其家者周氏之興信乎未艾也書曰紹聞衣德言又曰迪惟前人光於周氏深有望焉

識録王惟賢春秋指要序後

真幼過庭時先教授府君嘗稱惟賢王氏經學文藝有過人者今觀春秋指要二序會衆説為一家誠可謂博矣若其夏正一説則吾鄉太師存畊趙氏奏議實主之

而東發黃氏日抄讀春秋一書則又多有取於岷隱戴氏者也二序前稱欽若天時自岷隱始後稱黃氏考證尤備豈王氏與東發生相先後里居密邇嘗有以得其傳耶王氏世居境清寺後令其後嗣已絶獨女兄適趙氏者年九十餘以死當時不及往拜而問之故其一家父子兄弟文獻之傳皆不可徵獨掯要一編則先祖蒙隱府君嘗手自繕錄某幼習經先君實以授之故其可見者僅止此云

識録先祖雜著後

其往年嘗聞卓先生習之曰吾既冠時師事汝祖蒙隱先生先生早以經史論策有聲而尤工於儷語晚歲專志古學每拾片紙細書頃刻成文求者立以俟在庠序間凡慶賀宴餞官所命稾者多出其手大槩辭取達意工拙勿論也汝祖之學嗣而弗絶實在爾兄弟烏乎勉之哉某受而識之重惟先祖文行一鄉推重至今人能言之其所著曰蒙隱稾者凡十餘帙其為趙氏甥持去

及藏於先叔父者皆泯沒已久家所存者僅殘編斷簡之一二而已嘗會粹而甄別之凡十有二卷謭焉弱資先澤一線之微凜不自勝其能無媿於長者之言否耶兹所録者詩文大小四十篇自先生以上若國子進士公監倉公皆有著述厄于兵燹不可得而詳也

記春秋後傳

永嘉陳止齋先生著春秋後傳立意精微措辭簡當其論世變有若身處乎二百餘年間然其中亦有違戾自

相抵捂者是以明經之士論據事直書者多致疑焉吾鄉樓宣獻公嘗為先生着序引而清容袁公謂宣獻晚年悔悟自焚其藁令其序引與傳俱傳其亦可以會其旨趣之歸矣哉

跋史觀文與從姪菊屏君帖

此宋觀文殿學士謙齋史公貽其從姪菊屏君者也其所謂松壑即趙太師郡王存畊之子孟傳官至沿海制師與公親厚菊屏求公具書松壑葢將為入仕之地者而

公乃爲之委曲如此後菊屏實以公知處州明堂恩得
官麻城主簿歴平江司户階文林郎而止則公終始親
親之恩可見矣傳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其公之謂
乎

跋史忠清公貽其兄判部尚書墨跡

故宋史忠清公丞相衛王次子理宗念其家舊勲特眷
厚之仕至同知樞密院事其薨也賜龍腦水銀斂以一
品禮服衮贈太師世臣之盛者時莫與比公平生事業

不槩見實能念及親族尤愛仲子菊屏君菊屏則忠定越王母弟知江陰軍淵之曾孫即公所與判部尚書書中稱六一姪是也衛王在日常欲命菊屏爲待制後則其爲人盖可想見而公屢以明其可喜稱之至欲命之以官職不待有請於尚書户部也所以遲遲者正如書中所言爾繼而公奉書丞相永國公請以第四子會卿所受衛王解政恩改奏回授菊屏之入官雖不以此而公親親之恩于是可見矣世之尊官大臣以功名富貴

自矜視其族之貧賤如不知相識甚至奴隸而役使之少不如意輒詈辱斥逐有終身不得至其戶限者多矣欲望其出一手力援引之可得哉吁此公之所以為厚也與其以晚生托壻史氏得見公所與永國公書及㑹卿綾誥一通因著𦵏屏墓表特書其事而其所與尚書手帖則以歸公之從曾孫公襲俾永手澤之傳按史氏自三相外為侍從者無慮數人此書尚書不著名號以其時計之豈大資壽樂公也耶令固不敢質言用取徵

於世家文獻之君子若書中所稱和仲則習庵先生陳公塤蓋史氏之甥菊屏嘗師事之其歷官行事見宋史列傳云

跋李西臺墨跡

李西臺書擅名一代其弟子秦玠嘗語歐陽公以為學張從申書源流蓋可考也今觀此書蓋其意有自得而不拘拘於古人者波磔云乎哉

跋易元吉雙獐圖

易元吉畫獐生動意態妙絶古今前代遺老若端明參政古語文公暨吳興趙氏應錢氏舜舉已嘗審定其跡無可疑者然皆以畫言之獨陵陽先生大理于公以為秋風槲葉呦鳴相命自樂其樂而人得狎玩之者迹其物性之自然也至戒其深藏決迹勿為射士所得者推乎仁心之愛養也嗚呼此所以為先生有道之言歟

記董秉彛先生文集

按董先生秉彛雜著一什多鄉里朋舊贈餞唱酬之辭

夫士之立言成文蓋其學問之充心聲之著有如此者以秉彛弱冠即以文鳴使當時有氣力者引而置之臺閣當禮樂制作之任與諸公馳騁上下則其所著豈特如是而已乎世之敝心苦志於文字者蓋欲見之行事傳之無窮也然其命之不淑時之弗利而壽之不永者豈特一秉彛而已此予所以重為之悲也秉彛之死金華黄公既銘其墓而豫章揭公復為著集引固足以慰秉彛於地下矣而鄉士之論秉彛者以為文主於氣秉

㦤氣短不壽亦為知言者云

書李節婦王氏詩後

古節婦見經者二衛共姜録於詩紀叔姬書於春秋女婦之賢獨共姜叔姬也耶蓋婦不二天人道之常固有不盡紀者矣若共姜迫於其母叔姬不歸宗國而歸於酅此處正而出乎其類者聖人取之所以為天下後世之為人婦者勸也同郡李節婦當其夫友傑氏之歿既不肯歸父母之家而又不為宗𠻳之言所惑乃抱伯姒之

子以為已子誓以死守庶幾於古節婦者矣至其旦夕之間饘粥不給亦不以語人鄉人有戴生者自海上以米餽之是雖不足以頻續其有無然其區區好義之一端在節婦亦不必辭矣予友陳子浩既取詩春秋遺意為之詠歌以顯節婦之行若生者可不因使之表見於士君子之間耶子浩與友僯為同志交誼篤生死玆又為節婦經紀其家世必有執筆之士為之特書者予也願拭目焉

題張南軒先生手札後

栻比者祗拜鈞翰寵報下情不勝感激闕

前宋士大夫往来書問皆有定式其首多不署其人字號爵位而惟見于三摺外封若南軒先生親書手劄可考也今外封既已其全集世亦罕見不知曾載與否無以考其人為誰何然其曰運動樞極體貌益隆精神折

衢何遠不屆又曰備藩嶺右正托蔭餘此必自宥府連帥上流者按先生忠獻公長子初蔭補右承務郎孝宗即位忠獻奏為書寫機宜文字以軍事入見詔為直秘閣後復以秘閣知静江上經略治狀則淳熈改元之初元也此書之作其在斯時乎舊制直秘閣為卿監出帶八品職名承務郎為小京官從九品階即先生初蔭之官也以阜陵去文武階左右字故右字不書先生筮仕十餘年四典大州而舊階尚未改轉豈未經磨勘有

司者之失也耶夫自南渡中興以來先生以道德文學爲已任交際之間實以誠敬爲主故其揄揚稱頌著於言辭者如是此聖門大賢之氣象後生小子所嘗觀感而慕效者也嗚呼休哉

跋史越王進陳正言禾四經解劄子

宋右正言陳文介公其政和間以童貫與政引裾强諫帝留所碎衣以旌其直後坐陳瓘子論蔡京得罪除名至紹興時復以秦檜沮抑未及昭雪孝宗朝史越王

當國乃上其所著書請賜邺典帝為嘉歎命藏書於秘館嗣後顯官美謚實王豨之夫公以碩學高行生死厄權貴向非侃為帝言九原之氣終不得伸矣其生也晚竊好論著前代人物典故至觀公引据一事人以辛毗比之誠不為過間嘗輯四明文獻集求公遺文則散軼已久今歲以秋試鄉貢如錢塘見售公易傳者惜無金不能得歸語其七世孫諱璿字元良者元良意甚恨悵將浼人購贖暇日閱舊槀有越王進公四經解劉子一

通深嘆大臣告君有以彰顯公之大節者如此乃錄以
遺之元良蓋有志於先世者也

跋史觀文貽其從姪司戶世卿書

史氏父子相繼至觀文公榮顯富貴克承先澤然在當
時猶有佃者背主擅使及小人姦計誣妄者況其後來
子孫不振時即公作書俾從姪司戶致意制幕其於門
戶之事委曲如此足以見其不挾貴所稱履齋則制帥
判府丞相吳公潛云

跋史連州挽詩及書後

按奉直公一之係太師宋臯先生諱漸之孫知郴州彌應之子而齊國文靖彌忠之姪也公嘗知連州與司户有叔姪同門之契司户之死公既為詩哀挽復作書以唁其子至誠惻怛詞意藹然足以見古人忠厚氣象矣後世有號同宗而死生不相顧者彼何人哉

跋史氏父子問遺帖

按前觀文公問遺帖為公親跡至其贈賻之禮奠祭之

文公實署名其後送殯一帖則公之子寺丞公承事聯書者也司戶平生為公愛重以公恩澤得官其疾其卒其葬而公與其子所深致其厚者如此敦敘之義足以風厲薄俗矣

跋文林郎史世卿誥

按宋史德祐二年三月丁丑日三宮出降此文林郎誥在其旬日間所授者其無印署豈事勢倉皇而有所不暇也即是足以發黍離之一嘅矣

題洪制帥燾親帖

按洪公燾臨安人内翰端明學士咨夔之子與其兄勲俱以才名見知於世號天目三洪在宋季嘗為沿海使與史氏實有親契今觀所與司户二書紙墨之精實可以想見其為人矣

題史忠清公帖

予與史傳叟氏同閲此帖傳叟以集賢為督相永國公大資為齊國文靖公予以史氏家乘考之淳熈四年文

靖除資政殿學士已而告豈集賢雖無考證然以上一

句語勢觀之則集賢為永國無疑書中言集賢已頒奪

情之制當須急遵承聖上眷倚之意必不俟駕于同宗

屬望之心厚矣其如當時士大夫公論何

跋史氏官誥及忠清公親帖

按史會卿承奉郎誥一通會卿為衛王孫忠清公子會

卿既早世忠清欲以其澤與宗姪世卿改奏回授且奉

書丞相永國斡旋成就其於親親之意厚矣至于忠清

答世卿催改奏文字有丞相不納等語又謂吾姪疑御前取奏元奏陳但稟集賢於奏事之暇略扣聖上聖上必須明諭則其間固有曲折難成者豈當時國家定制有所妨也即永國既以外艱罷相忠清繼云蕘背改奏之事轉成無用嗣後世卿以觀文公知處州明堂恩始得官累遷文林郎而宋社亦已亡矣是誥是書今為史氏家傳真以門㫾獲得拜觀輒論次其後以取正世家文獻君子云

題孔子廟臨帖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歐陽公辨論已定此係太倉仲士敏臨寫以寄者雖波磔殊為失真然足以見其用意之勤乃裝訂成帙俾兒子東昇習之若其源流所自則趙周二公跋語可考謾書以識是時予以計偕將如京師云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八

榮陽外史集卷三十九

明 鄭真 撰

題跋雜識

同年錄後跋

科舉之設尚矣三年大比肇自成周漢晉隋唐因革不一迨宋尤號為盛國初每歲行之嘉祐易以間歲至治平中以三歲為定我國家誕興文治經術取士既倣姬周

而復用宋初連歳之制盖求賢審官惟恐不及初不以常律拘也洪武壬子秋淛省遵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而真泰以末學獲在首選既歸明求諸進士之文輯為同年録既而客有自錢塘來者出示鄉闈小録名號爵次因得取正而按察僉司吉安劉公序諸篇端歴稱前代得人之盛所以奬厲後學者甚至可以見我公之用心矣嗚呼使為進士者咸能以公之心為心則於朝廷設科取士之意其庶幾乎因録之末簡用

以自勉云

題趙仲穆馬上挾彈圖

宋李伯時畫馬人謂其洞入馬腹若吳興趙氏仲穆所畫生動意態尤為神品伯時不專美于前矣今觀馬上挾彈圖偃仰步驟殆寓畋遊之戒觀者當于意外求之毋徒以畫言也後學滎陽生鄭某書

題倪主事試中所業及日辦事蹟後

士之為學明體適用而已有其體而不見諸用奚可哉

今觀松江倪士恒氏試中疑義辭意允稱既以見學術之正而其官守日録細大不遺又以見事功之勤是所謂明體適用者耶其能奮身自拔而見用於盛時也宜哉

題雪齋詩卷後

古之所謂世其家者非以穹爵厚禄也文獻統緒之傳道德風流之雅盖有賴焉南昌聶氏為故宋儒族其先名子充者以科業稱與其子元老孫仲賢及仲賢之兄

弟十有二人同試於鄉文學之盛萃于一時而仲賢尤克承祖父而有聲者也在穆陵朝丞相履齋吳公嘗扁仲賢讀書之所曰雪寮百餘年来嗣其業者相承不廢有名坊字復性者為仲賢之四世孫去子充七世矣搆堂數楹取雪寮舊扁署之教二子鑑鐘從師授學鐘以其經中洪武壬子江西秋試鄉貢進士選且將進而用之於朝矣嗚呼文獻道德之懿其不在是也耶夫物之至白者莫雪若也士之於世以清白世其家而不汚于

流俗其不如雪矣乎昔者堂搆輪奐之美仲賢作之而吳公為大書之所以貽後人者其意至深且逺也後人而不思所以繼承之則世澤之存者殆無幾矣乃今復表而揭之俛仰先哲百世一日也其不有以聳然興起乎吾知其名顯者繩繩不絶矣傳曰紹聞衣德言又曰爾尚迪前人之光其復性之謂乎予以淛江進士計偕京師與鍾相遇聞其備言所以其友蔡象賢以是卷求因書以歸之

跋烏先生序陳氏孝友卷

父母兄弟為五人倫之目人能孝父母友兄弟推之于君臣夫婦朋友之間無所施而不可者昔者夫子稱閔子騫以為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而先儒以其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者如此今觀慈溪烏先生序陳氏叔銘孝友事委曲詳備有以見叔銘能知人倫之重矣其為公矦所知而參贊列衛也宜哉

跋吳興趙公臨禊帖

吳興趙公書法冠天下識者謂其於晉唐諸公克集其成今觀公所臨禊帖深得右軍之妙扺掌孫叔敖殆謂是邪

跋西旅獻獒圖代孟先生

此西旅獻獒圖也其當周太保作戒之時乎觀其人物之異服飾之别蓋其生稟習俗使然而皆有恭敬嚮慕之意有以見明王謹德萬國咸賓矣後之作王會圖者其有取於是也耶

跋藍采和昇仙圖

按溱梁誌仙釋傳載藍采和踏踏歌一闋言采和一日即市樓飲酒有五色雲覆冒樓上乘雲而去今通真觀即其地也歲在丙辰觀燬於兵發主者王蘭谷去之江南事定蘭谷復歸爲治祠宇奉北極真君像繪采和昇仙圖并刻踏踏歌以傳是其志行清修慕古仙人神而從之者歟刻石觀中

跋雲間詩卷

真讀中都太守嚴侯自著雲閒詩一章何其屬辭之精寄興之遠哉方侯家居從容無事與世相忘固若雲之漠然於山谷中矣羣雄鼎立强邀屈致不得已爲一出殆有如雲之浩蕩飄忽自北自南隨其所之而已爾及如飛龍在天位登九五然後躬城社之寄成霖雨之功侯之心固以是爲偶然耳而向之所謂雲閒者自若也然則侯其可以形迹求乎哉夫觀諸物者觀諸人觀諸人者觀諸心君子於是知侯于雲有合矣詩曰維其有

之是以似之其倭之謂乎

跋謙齋卷

謙易六十四卦之一古汴黃德明氏取之以扁其齋居是其用易者歟會稽楊鉄崖先生為之銘所以期之者甚至卒章有曰以能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噫非謙德之至盛其孰能與於斯哉夫地中有山謙卦之象以崇高而處卑君子象之所以損過以補不及者固有當然之則矣德明中原望族歷任南北殆將十年卑而弗志

於高損而無意于盈政化所及民有遺愛庶幾于謙謙君子矣雖然謙者君子素履豈曰保其位云乎哉傳曰謙以制禮德明即是用力焉所至可量也耶楊先生推其效而極言有以也夫

跋唐十八學士夜宴圖

此唐十八學士夜宴圖也其弘文宿直之暇乎衣冠人物其雄偉不凡如此哉若其罷用之備品饌之豐皆有以極夫燕樂之情焉其詩所謂不醉無歸者耶方是時

太宗以秦王天策上將開府際會風雲千載一日也諸公論思獻納所以圖報其上豈以暮夜樽俎從容飲笑而或忘之哉覽是圖者可以想見有唐得人之盛矣

跋李後主觀奕圖

此南唐後主李重光觀奕圖也世言奕碁如用兵一著既失危亡因之重光承祖父之業保有江南其於理國之術踈矣兵家勝負之機既於觀奕見之然不能修德自強以底於亡異日肉袒請降視夫向之游情縱目於碁

奕間此何時耶彼何時也耶

跋周文矩畫琉璃堂圖

按松江夏氏圖繪寶鑑周文矩金陵句容人事江南李氏為翰林待詔畫入神品尤精於人物樓觀此琉璃堂圖行筆瘦硬戰掣類其主重光書法信為文矩所作琉璃堂莫知創始意者江南僻在一隅窮奢極麗土木之工過為此制故文矩得用意於毫楮間也耶嗚呼是可為鑒觀矣

書呂朴卿春秋五論

傳春秋者自左氏公穀胡氏之外凡千百家大抵以褒貶賞罰為宗獨文公朱子以為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二字加褒貶於人直言其事善者惡者了然自見名世大儒若四明太師郡王存畊趙公深得其說著奏議百餘卷在穆陵時于進讀懇懇言之温陵朴卿呂先生出與趙公相先後其學亦本朱子有五論以發其端有集傳及或問以辨析其義旨趣之歸於是諸說之破碎

支離者不足論矣自是而後趙氏之學再傳而得同郡程時叔氏程氏本義尤有取于呂氏者也真自早歲以先訓習是經問輯集傳集論二書凡有出於獨見而不惑於三家如呂氏者細書其下盖有以見儒者窮經切己之學而不專于科舉利禄為心者洪武壬子忝冠淛江多士選典教中都之臨淮以使命至缸縣而南海孫進士蕡仲衍適簿是邑相與論呂氏之學益有合焉既歸書五論以遺之仲衍其必因是而得聖人之微意矣

哉

跋歐陽率更九成宫帖

歐陽率更醴泉銘世所盛傳然重模疊刻失真已久此係陝右石本筆法有特立不撓之勢人以是為贄求著文者予笑而受之因裝潢成帙以寄兒子復昇云

跋虞世南孔子廟堂碑

予向與周止齋論虞世南孔子廟堂碑舊刻至春字磨滅不存後是者殆其曾玄矣相視一咲此在陝右名三

段石雖非舊刻而穩重儼然有冠冕佩玉氣象亦足以窮波磔之妙矣

跋皇甫君碑

歐陽率更書如大將持戈有特立不撓之勢若皇甫君碑尤世所寶玩者此係陜右佳本後磨滅不存者剜去之恨不得見其全耳

跋黄府史傳

傳曰死者人之所惡也孰肯舍生而就死哉然死有重

於泰山亦有輕於毫毛視夫義之所在而已黃府史盧陵一椽爾非有專城方面輕重安危所係寇盜之來雖弗死可也而卒至於憤詈再三以死是蓋知夫義在殉國初不計其身之貴賤祿之厚薄也昔睢陽既陷張巡謂南霽雲曰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夫雲職為偏裨義當同死然亦巡之義有以激之若盧陝之難空一府遁去而府史獨以死當之豈非人所難世所罕哉孔子謂殺身成仁

者府史其庶幾乎傳以傳之非耶

跋貝先生胡敬德字說

能敬必有德春秋晉大夫之言也數千百載之下紫陽朱夫子即河洛諸說而集厥大成其開示後人無以加矣今觀檇李貝先生著四明胡敬德氏字說以操舟涉險為喻自為一家之言夫出險于無虞蹈險於不測誠有敬怠之分且天下之險莫海若也予與敬德同居海島上其於涉海而卒蹈于海者固嘗目見而耳聞惟先

生能形容而發揮之此立言之士所以有關世教也敬德慎守而始終焉則于以字配名之義其庶幾哉

跋宋學士送吳教授詩

予讀此詩詞如雅頌非宋公不能作非吳先生亦莫克當也其治世之音矣哉

跋吳教授義孚招客疏文

洪武九年閏九月初九日中都鳳陽府教授吳先生義孚書疏文肅客飲酒翌日客至皆先朝縉紳文獻遺老

酒酣予起執爵先生誦其文在座者皆傾聽盡歡而罷予輒效先生而為之辭曰定時置閏九閱月兩過重陽會友以文十餘人揔為上客惟先生之揚觶類司正之致辭于胥樂兮允為好也醉以酒飽以德謅令聞廣譽之施忠於國孝於親有於語道古之意既成因語先生曰齊諧鄙俗書生習氣置之不復道也明日諸生有傳先生之槀者謾識其後

跋程羽肅行卷

君子贈人以言所貴於言者以其有所勸勉警厲益于人耳程羽肅由涿州守左調扶風丞天官以示殿最也羽肅不以卑且冗欣然拜命以去翰長宋公既為文以贈而孫氏仲衍蔡氏宗默皆本其出處詩歌敘述不以頌而以規所以為善言也羽肅克蹈斯言於國家慎選責成其庶幾乎夫殿最者賞罰之權衡唐虞考績之法周官三歲大計群吏之治古今不異道也令日之殿異日之最顧所行何如爾扶風在漢為三輔視涿尤為重

地羽肅不負其為丞斯亦不媿於為守矣殿最云乎哉

跋漢高祖大風歌碑刻

真嘗以公使至彭城登亞父塜西望豐沛慨想漢高祖興王舊蹟及預纂修九郡圖史得載所謂大風歌者夫其感秦滅項醢彭誅黥來歸故鄉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與父老兒童悲歌擊筑有安不忘危之意其帝王之雄哉歴千數百年今聖天子龍飛淮海定濠上為中都而豐沛為彭城屬邑在畿甸之内與漢祖先後相望歳時

歸幸以賜以勞不特歌大風以侈一時而已嗚呼盛哉
覽王侯之章者亦可以壯今古之懷矣鄉友傅祐知沛
縣以石刻古篆見遺謾識於後云

跋孔子廟堂碑

虞世南孔子廟堂碑傳刻甚衆首題有大周者為甚古
蓋碑額相王旦篆題相王在武后朝為藩臣易唐為周
相王從而附會之唐既返正碑遂琢去其角後刻者皆
倣是予聞博古君子松江夏先生士良實云此在陝右

名三段石較之古刻不啻曾玄而亦可以得古人筆意所在矣

跋柳州羅池廟碑

右韓文公柳州羅池廟碑中書舍人沈傳師書傳師居典誥之任功業載唐史列傳其書與公碑流傳至今信斯文之不朽也耶觀其筆法顧盼有情而結構不窘殆得歐薛微意信為能書范石湖謂米元章嘗學傳師書至及晚年始入太令之室蓋知傳師者也柳州府知事

孫原哲予同鄉人嘗學於先君子以書附此碑來濠梁求予著清白軒記予重其意裝潢成帙寄兒子復昇為學書之一助云

跋九成宮碑

歐陽率更所書醴泉觀銘曰在今麟遊即九成宮舊石刻也昔人謂率更貌寒寢陋而敏悟絕人其書勁險刻厲正稱其貌今觀此碑用筆堅勁如直臣正士規行矩步有中立不倚之勢予在濠得之因以轉寄鄉友李輔

仲氏輔仲學于先君子博學好古尤知書法必有以辨之

跋永禪師真草千文

世傳永禪師書骨氣深穩體兼衆妙精能之至反造踈淡如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信知書者也今觀石刻千文用筆妍媚遒勁深得右軍筆意其盛傳于世而為人所愛玩也宜哉

跋顔魯公多寶塔碑

𧨻長公論顔魯公書雄秀獨出一變古法後之作者殆難復措手世盛傳其大字稍少而楷者獨多寶塔碑耳碑係南陽岑勛撰勛之文不槩見而此文乃以公書得傳其斯文之幸也耶

跋定陶石本孔子廟堂碑

此濟南定陶縣石本也縣有是碑不詳所始至正間黃河泛溢碑没入水中縣尹王瑶叔璵垂意斯文俾夫工拽出之復立諸縣治石文理若銀星日出光曜天陰輒

濕潤水流如縷亦其異也文人嘉興盛起潛為予言之碑畫視陝刻頗瘦較之錦江石本則相伯仲云

跋九成宫碑送王叔遠先生孫駉駙二器

予往見胡先生仲孚講授弟子時臨歐陽率更九成宫碑波磔之精輝暎毫楮客居中都懷想風流恍二十餘年有如夢寐偶得陝右石本係太宗時舊刻敬致遠意夫先生焉用此哉姑以貽二令孫學書之一助云

跋皇甫君碑

晉人書法至唐而變歐陽率更寔得右軍蘭亭筆意所書皇甫君碑遒健堅勁識者定為晚年所書信矣碑在今西安府學

跋褚河南書

褚河南書下筆遒勁得王逸少體魏徵為太宗言之而後之論者謂其清遠蕭散微雜隸體其為善鑒者哉

跋九成宮石刻

九成宮在陝右驪山唐時故宇尚存率更所書則在今

麟游碑仆為三段以木匣構置於地太宗時刻也率更書學右軍書法至率更而變而此碑八法實得之蘭亭予與鄱陽周先生克復夜宿論及之時霜月滿空殘燈明滅不知為羈旅也翌日書以附鄉友徐子民氏子民嘗從先君學書隱居教授弟子常數十人必能深辨之

跋王景彰行卷

此懷遠邑大夫及寓公寄士贈王博士奔父喪詩也夫見星而行見星而舍奔父喪之禮也王博士罹此大故

其情亦云亟矣諸君子所以發其哀思者何其從容深至耶噫其秉彜好德之良者歟

題孔子廟堂碑後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傳刻甚衆首題有大周者甚古碑首係相王旦題相王即睿宗也武后嘗立以為帝已而被廢為周王嗣者九年為相王者十年武后易唐為周相王題額用大周國號唐既返正碑遂去其角後刻者皆倣是碑葢永興官著作郎時書撰距武后大足長安

間逾六十年安得相王書碑額耶此必先有其人至武后時重刻因易以相王耳予聞夏氏士良言之雖未敢必然亦傳疑之義也士良松江望族好古博雅舊時嘗用白金五十兩購一善本來濠梁減原價三之二以售天台戴頴仲戴已謫死嗣而守者其誰哉每為惋惜此在陝右為三段石又名王彥超本較之古刻寔其曾玄亦可以得八法之妙旨張士信在吳愛學虞書多士慕效之時陝右阻絶若兹者視之不啻寶玉然則斯文之好

尚其亦在上者有以鼓倡之耶予客居得南北刻數本輒辨其所自出因以得於夏氏語書陜刻後以寄里友陳子雲氏并求教于鄉先達君子云時洪武十年五月既望寓中都鄭真識

題永年郭先生行卷後

永年縣博士郭先生頤卿以通經博古徵廣平府教授吳先生士英著序以贈之始終大槩以聖朝崇尚斯文為士者上體聖天子之心其於屬望蓋拳拳焉可謂得

古人贈出與處之道矣順卿入天官以告老歸復教職與士英敘舊好菁莪樂育所以上報吾君者庶幾不媿斯言哉予與士英同里閈久不見其文讀之再三因書二詩以贈順卿且為士英致意云白髪如霜告老還故園秋菊正班班相逢却咲淮南客望斷瀛洲海上山文明盛世照三台博士重欣教席開為語延陵吴季子好令多士詠臺萊

跋虞永興公孔子廟堂碑舊石刻缺本

此陜右舊石刻也識者謂其深得永興公筆意令王彦超本是就其中翻刻者世傳永興此碑在唐則天時所刻首題有大周二字者為古於今已不可得其在元至正間夔夔子山所進金圖兒本藏在秘府亦不可見其為人寶玩若此者殆亦不多也予同年友三衢徐景顏教席頻上以通經博古徵至鳳陽府辭歸著序以贈臨別出此為潤筆雖非完本譬諸缺圭半璧得善琢者當別為美器況金石所刻八法之精不啻寶玉者即得其

一二習之亦可造其微矣因略裝輯寄兒子復昇使謹藏之以為異日學古之一助云時洪武十年歲次丁巳嘉平月朔日滎陽外史姓某謹書

跋歐陽率更九成宫碑

右歐陽率更九成宫醴泉銘鄉友知咸陽縣事臧九疇所寄碑在今鳳翔府麟游縣唐太宗時故刻字畫日就磨滅而凝重勁正如見率更於數百載上視江南諸翻刻鋒鋩削露高下居然可見九疇在陝右以能書名其

寄此帖深寓古意用轉寄弘道李君弘道方以八法教學者於此能契其要矣

又

虞文靖公論歐陽率更書如深山道人肌膚若氷雪綽約如處子者以其瘦硬通神之可貴也醴泉觀銘外堅正而內混融寔得右軍蘭亭筆意雖漸就磨滅殆如見肅肅其容正襟為宮僚時也予客濠梁海州學正劉先生南金求予著事物提綱序以此帖藉手遂書以寄鄉

友俞茂弘云

跋范太史五體千文石刻

宋高平范太史五體千文山陽沈生在新購得之臨濠宋人書法以薛紹彭米元章為首稱今觀此帖漢唐之法無不備具其何慊於米薛哉在新臨寫之餘當有得八法之妙毋徒為篋笥寶藏之秘也

跋三藏聖教序石刻

右三藏聖教序石刻拓本唐僧懷仁集羲之書識者以

為深得右軍筆意夫心經於佛書為最古梵釋之學莫先於此其與吾聖門全體大用之說異矣唐之太宗親御翰墨製序以傳創業之君慕佛如此後世子孫固有迎腐骨入禁廷求福田利益者矣名士大夫不求其本乃欲人其人火其書可不可哉

跋醴泉觀銘

歐陽率更所書石刻如皇甫君虞恭公等碑用筆皆同而精神丰采則異矣豈非所書之時有先後耶醴泉觀

銘今在陜西麟游縣雖磨滅已久而渾厚勁直之氣殆如見其峩冠肅容為宫僚時也

先伯父府君譜系後録

先伯父府君姓鄭氏名孫字以承先祖考學録蒙隱先生長子也為人精悍短小動如禮法人嚴憚之博學頴悟日記千言蒙隱公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訓迪諸生府君侍側聽受不倦他所不及識者輙先解科舉未行故家子弟以詩賦論策相尚府君援筆立就每出一篇則

咸以為不及也前太學生黃君闕時寓居于舍之東偏其為詩文多用古語府君笑而指摘之黃君不以為忤亟稱之年二十以疾卒蒙隱公為喪服鄉士大夫咸出涕監察御史王公余慶少與為友為詩歌什以哀挽之後按節四明尤悼念不忘云葬鄞縣桃源鄉先塋之側不娶無嗣時先考處州教授年十二自幼至老言之必涕泣歲時丘墓則徘徊松栢間不忍去嘗以春秋三傳及胡氏傳他書俾子真曰吾兄書無不讀而此書者尤

其苦心精意而不已也傳其學而承其祀其有望于汝乎又曰古者重宗法吾兄所謂繼禰為宗者也以吾子為之後不絶其宗而已苟日遠日忘於二世三序則吾兄為不享矣忘親之罪其孰當之及疾革將屬纊呼不肖駒等曰自吾父來後鄭氏宗祀不絶如綫吾長兄不幸早世嘗以次子真類之俾為後繼因循至今者蓋有待也令吾目其瞑矣不可使吾兄無後於鄭嗚呼汝念之哉駒等衰絰之中默思此言輒慟哭隕絶以為先世以

来貧而且賤固非有資産之利與禄蔭之及也而先君所以眷眷不忘其兄豈非念其宗承之重而人道莫大於繼絶歟為人子者豈忍捨所生而後所後哉而所生父母之名終不敢改焉庶幾以為恩義之兩盡也傳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意者鄭氏其復有人乎因書于家乘之末使後世知先君於兄弟父子之間所以致其重者如此伯父君有文集為隣人胡氏假去不存此尤先君所深惜者也其生死葬月日皆不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十九